



聾情覓意 的文學與推展

文·圖 | 張榮興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平權

轉換思維，容納可能，加入多元創意元素，臺文館擴展聾朋友和一般民眾對聾人文化和文學作品的關注，對文化平權的推動，有實質的意義。

在某一節語言學的課堂中，我問同學：「有家路邊的水果攤，老闆在應徵工讀生時，都會問對方會不會騎腳踏車，你們覺得是為什麼？」班上同學大部分都回答：「因為需要幫忙送貨」。然而當我告訴他們，這家水果攤並沒有外送服務時，大家頓時滿臉疑惑，似乎想不出別的答案。原來這家路邊水果攤是臨時攤位，要上洗手間需要到幾百公尺以外的公園廁所才行，老闆為了讓工讀生能解決上廁所的問題，也希望工讀生能儘快返回攤位顧攤，因此騎腳踏車變成聘用工讀生最基本的條件。同學聽了說明之後，皆表現出豁然明白的表情，但是為什麼之前就沒有人思考過這個答案的可能性呢？其實這是因為我們的思維常受到過去生活經驗的影響，我們認為腳踏車是交通工具，直覺做生意的人需要腳踏車，應該就是要送貨用，忽略了還有其他用途的可能性。我們的思考方式也是如此，常常存在著自我的盲點，如果我們想要有所提升，就必需要跳脫舊有的思維，正如腳踏車的功能除了「送貨」外，還有「快速到達目的地」的用途。唯有思維轉換，方能容納更多的可能性，對新事物才能有新的體會和認識。

聾人在社會上屬於少數族群，很多聽人從來沒有接觸過聾人，對聾人的生活習性和溝通方式非常陌生，更不用說對手語有什麼樣的了解。同樣地，很多聾人常以聾人社群為生活範圍，對聽人的習慣和想法也未必熟悉。是以，當聾朋友到許多場合辦事（例如：政府行政機關、上班場所等），往往因為對許多規定不熟悉而碰釘子，加上絕大

部分的聽人都不諳手語，時而產生溝通上的問題，甚至造成誤會，令聾人感到心情沮喪。

聽人對聾人的語言和文化最常見的錯誤觀念有二，一是以為全世界的手語都是一樣的，二是認為用手勢將口語逐字打出的就是聾人溝通的手語。然而真正的事實是，手語像口語一樣，不同國家有各自的語言系統，而手語和口語之間的理解並無法用逐字翻譯的方式來達到溝通的目的，正如中文的「蛋花湯」不能用英文直譯成‘egg flower soup’一樣。又如中文「我要減肥」的概念，如果要將其翻譯成臺灣手語，會變成「我／要／減／瘦」的概念表達，因為前者強調「因肥而減」，而後者則是強調「減而瘦之」，所強調的因和果有所不同。另外，中文的「瘦肉」和「肥肉」，在臺灣手語是以「紅肉」和「白肉」來表達，臺灣手語會用顏色來區分「瘦肉」和「肥肉」，主因臺灣手語是一種視覺語言，其造詞的背後動機與口語不同。若按照一般人的固有思維，定會以為只要將中文用手勢逐字打出來就是手語，或是認為手語和中文在概念表達上完全一致，只是一個用口表達，一個用手勢表達。但若這種想法能夠轉變，就會發現聾人所使用的視覺語言有其系統性，而且語言中涵蓋各種多元的創意元素。

未曾與聾人相處過的聽人，大概會以為聾人聽不見聲音，應該沒有興趣聽音樂，殊不知聾朋友雖然聽不見聲音，但他們可以感受得到音樂的震動，也能享受音樂所帶來的愉悅感受。另外，也有人以為聾人只要戴著助聽器，就能跟一般人聽到一樣的聲音，應該不會產生溝通上的問題。因此，當彼此之間溝通產生困難時，聽人常會問聾朋友：「你不是有戴助聽器？」其實聽人不知道的是，聾朋友們戴著助聽器放大談話聲量的同時，也放大了周遭的噪音，這些噪音無形中常干擾了溝通內容的傳遞。聽人的想法或心態若沒有改變，很容易將溝通上的誤會全歸因於聾人的溝通和理解能力差。其實，若聽人能換一個角度思考，用同理心來看待聾人，就能了解聾朋友們如何辛苦學習口語以融入聽人的世界，努力成為社會的一分子。



平權



研究室裡，聾朋友透過手語討論家庭、人生、文學等議題。

很多目前四、五十歲以上的聾朋友，由於早期的生活和教育環境等因素，有些錯過了就學的機會，有些雖然有機會上學，但因聽不見老師上課的內容，對於求學期間的種種學習無法掌握，以至於無法透過閱讀有效獲得寶貴的知識和人生哲理。有鑑於聾朋友對閱讀和寫作的需求，本人於2010年申請並獲得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的經費補助，於該年4月及10月分別舉辦兩期各十週的「聾人華語（中文）閱讀與寫作班」。在此期間，多位聾朋友利用工作之餘，不辭辛苦地聚集在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的教室，共同參與閱讀和寫作的學習活動，並與本所學生有面對面的互動。在活動期間，我們觀察到許多聾朋友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和好奇心，透過短篇的故事的分享解讀，聾朋友能夠理解並感受文字背後所要表達的意念。透過手語，我們一同探索了人生哲理、人際關係、家庭生活等議題，彼此交換生活上的經驗和看法，聾朋友用自己的語言自由自在地表達他們的想法，我們也得以有機會更深入認識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了解他們內心世界對知識以



中正大學聾人華語（中文）閱讀與寫作班師生互動剪影。

及對文學的重視和渴望。此外，透過跟聾朋友面對面的互動和溝通，我們更體認到思想的交流和概念的溝通並非只要懂手語就能成功地傳達閱讀文章中的涵義和意境，有時還需提供相關的歷史背景知識或用生活中的相關事物來類比，才能傳達出潛藏在文字背後的意義。

國立臺灣文學館近年來積極配合文化部推動文化平權，對聾人的語言和文化等議題的推動和努力，獲得聾人與相關團體的肯定。我們也期待透過本館文化平權的推動，能有更多聾朋友參與文學的欣賞與創作，創造出以視覺語言為基礎的文學作品，為聾人的語言、文化和文學注入新血和新希望。未來若想以聾人為對象來推動文學閱讀和欣賞，建議可以參考美國聾人作家兼詩人羅伯特·帕納拉（Robert Panara）的做法。

羅伯特·帕納拉 1920 年出生，2014 年 7 月 10 日逝世，他是位聾人作家、詩人，也是一名大學教授，更是聾人文化研究的開創者。他曾協助創立國立聾人理工學院（N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for the Deaf），自 1967 年起在這個學院擔任教職，直到 1987 年退休。在職期間成立了英文系和戲劇系，在大學裡教文學和詩，讓聾朋友



平權

有機會透過手語欣賞到美麗的詩歌。透過手語，羅伯特·帕納拉教授將文學作品轉換成既活潑又生動的視覺語言，例如他將 Moritake 的詩 “One fallen flower / Returning to the branch ? /...Oh no ! / White butterfly !” 用手語非常優美地表達出來。如果將這首詩的手語內容表達成中文，我們可以描述為「走到樹旁，聞聞花香，忽然飄下一片花瓣，咦？飄下的花瓣怎麼又飄回到樹枝上？喔～原來是隻白蝴蝶啊！」¹ 在手語的表達上，由於花瓣和蝴蝶有著相似的手形，有著類似口語詩中的押韻功能，本以為只是掉落的花瓣，卻發現原來是一隻飛上樹枝的蝴蝶，用臉部表情來呈現對此情景滿懷驚喜。羅伯特·帕納拉教授以自然的手語和創意的方式來詮釋文學作品，值得在臺灣推廣，讓臺灣的聾朋友有機會以自己美麗的語言，創作出動人的文學作品，讓更多人看見臺灣手語之美。

此外，若要推動聾人文學閱讀，我們可以找一些包含聾人角色的小說、短篇故事、戲劇等文學作品，思考這些作品中聾人角色的意象、聾人角色的功能，探討他們出現在作品中的緣由，以及讀者可以從這些文學作品中獲得什麼感想和啟發。透過對於這些議題的省思，可以多了解聾人的文化，並建立聾人自尊。透過文學作品中的聾人角色，擴展聾朋友和一般民眾對聾人文化和文學作品的關注，對文化平權的推動，有實質的意義。☒

1. 影片網址：<http://www.dcmp.org/media/6417-robert-panara-a-profile/stream?digest=32491>，此詩的手語在影片 15:41-16:28 處。